

许卫国文集

许卫国

老二的故事

许卫国 著

凤凰出版社



老二的故事

许卫国 /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二的故事 / 许卫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1

(许卫国土文集)

ISBN 978-7-5506-1705-6

I. ①老…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463号

- | | |
|---------|---|
| 书 名 | 许卫国土文集之老二的故事 |
| 作 者 | 许卫国 |
| 策 划 | 张延安 |
| 责 任 编 辑 | 康天毅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公 司 网 址 |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
| 印 刷 |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狮子营村村南, 邮编: 102211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7.375 |
| 字 数 | 178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705-6 |
| 定 价 | 100元/套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5)

許廣文集 目录
Contents

故事的开头	001
老二又回到农村	012
老二混进文化馆	058
老二去了南京	119
老二在编辑部	162
老二回到家乡	204
还不算故事的结尾	229



故事的开头

在农村，兄弟姊妹三人以上家庭中，老二的角色最难当。论社会地位，老大是头版头条，不是社论，就是要闻，父母委以重任，都是老大首选，老二充其量是副刊尾花，凡事老大是主角，老二必是龙套。论物质享受，老大出头露面机会多，新衣必是老大先穿，年把以后，衣服小了，旧了，自然就过渡到老二身上；来客人必是老大率先上桌，陪吃陪喝，老二只能搞搞后勤，烧锅，抱草，洗碗；对于老小，那是父母最后的成果，具有划时代的纪念意义，多珍惜至宠爱有加。姊妹之间打闹，被父母惩罚的必是老二，老大受传统世袭影响，天生正统，似有豁免权，老小即便全错，你老二不该没大没小，不打你还能打谁？

这种家庭地位会蔓延到社会，长期的屈居，使老二到社会上依然是老二，他只有跟在头领后面去玩，受头领随意指挥。也有个别的老二不合群，喜欢独处，自娱自乐，他们长大后多务实，要么成了村里肉头户，虽闭关自守，但家里始终油盐不断，粮草不缺，还让人家看不出来富在哪里；要么心狠手辣做生意，要么处心积虑当官。而大多数老二只有跟大伙混，随波逐流。放牛的季节，生产队长把那些当犍的牛，即拉犁拉耙拉车的牛交给那些大孩子去放，他们在家中多是老大，老二只能牵上老弱病残的牛。偷瓜的时候，老二只能尾随，人家已经沉着热烈地开始偷瓜，他却躲在与瓜地相邻的黄豆地里吓得瑟瑟发抖。看瓜老汉追

来，伙伴借青纱帐隐身，老二却心虚，水落石出般地暴露，呆若木鸡，被老汉抓住，客观上保护了伙伴们，还被伙伴们讥笑，只能吃点生瓜或不正规的瓜。

最要命的是人们还把男人裆下物体也叫老二，按人体器官比，排行老二地位不低，但其名声实在不好诉诸于口头和书面，虽然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事实如此，无法改变，倒也泰然处之，但断不能接受人体老二的引申义。所以，当官的也不当老二，于是就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从政信念。

秋天到来，父母没有指望老二成龙，只希望小学校成为牢笼，管束好老二不要经常给他们带来麻烦。老二平日吃饭狼吞虎咽，今日却如淑女细嚼慢咽，他以为把一碗饭吃到小学校上课，就不会去小学校了。老二似乎看出来小学校就是牢笼，母亲看出老二这点伎俩，就以不放弃武力相威胁，老二还抱幻想，就装死，最后像赶猪一样，打一步，走一步赶到学校。下午，老二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学校——那里还真好玩。

小学校是庙改的，和尚经营几十年，被赶去下乡劳动了。阿弥陀佛改成人民公社万岁和教育方针，就更像学校了。

由于时代变迁，老二在初一时回乡劳动。算不上劳力，劳力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和如日中天的壮年，老二只能和妇女们在一起干活，有幸听到了很多属于扫黄范围的言语和故事，老二惊异妇女们如此胆大把队长的裤子拔下来套在队长头上，还把队长的老二绳之以绳，疼得队长喊妈妈。妇女们大笑，笑得奶头颤抖得要掉下来似的，未婚的女孩则转过脸，似哭似笑，无所适从。不久老二调入劳力队伍，成为劳力助理。

工人有工龄，军人有军龄，党员有党龄，城里知青下放当农民，回城以后当农民的时间也算工龄。农民除了年龄就什么龄也没有，所以很早以前就没有人愿意当农民了。



老二此时是一个世袭农民，十三岁那年就去扒大河，要是早四十年他这个年龄，这个举动就可能成为红小鬼。

黑夜沉沉，东方还没红，《东方红》就唱响了，队长就开始用脚敲门。只能侧身睡在草庵里，像一盒火柴排列的民工（扒河时农民提半级，都叫民工）就呻吟着起床。鞋子冻得铁一样，塞把稻草做袜子、鞋垫，片刻鞋子开始发软冒热气。煨罐里的水几个人洗过已成稀饭，不是为了洗脸，只是为了暖和一下手脸。吐口唾沫、痰、苦水就算刷牙了。队长说快，快，沟东队超过我们了。老年人脚后跟裂了很多血黑的口子，蹒跚着去找开抽水机的师傅要黄油抹。到了工地大伙的眼才算全部睁开，东边也才泛白。

河扒到深处，水多泥则多，砂礅也多。没有胶鞋，只好赤脚，冰如钢刀，砂礅如铤，脚温化开冰，脚板磨平砂礅，扁担上身，棉衣下身，夏天好像到了似的。当年宣扬泰山压顶不弯腰，可老二在这两百多斤的担子面前，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不堪重负。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伙夫送来有油盐味的稀饭和坚硬的玉米饼。一等社员就骂娘了，问为什么不把小麦面拉来吃？想把我们埋在这里吗？敢说话敢骂娘的是队长家的长辈，其他人则不敢吭气。他们知道这个省了家里口粮的差事不是人人都能摊到，有的要找队长开后门呢。

漫天遍地大雪，掩盖一切，小狗走在雪上被架空，四脚不着地，用下颌左右开路，村庄若不冒几缕炊烟，就会被遗忘和忽视。老天用不可抗拒的威力，给老百姓放几天假。到了春节以后就是挖河泥汪泥做肥料。其实那时大年三十也不休息，叫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队长看老二能读报纸，就提拔他做几天记工员。顿时很多人来讨好老二，悄悄跟老二说给他们多记半天。



春寒料峭，日本有早稻田大学，老二的大学在早稻田。冰冷的水田里，老二大清早就要下去落谷，耗尽油脂的社员们腿上无不是道道血口，关节炎妇科病都是那时落下的。春风吹来，暖和得又口干舌苦，鼻子出火，骨头从里朝外酸疼，倒在任何地方都能睡个死去活来。这个时候还没吃没喝，等的就是小麦发黄。

小麦黄了，人人狂躁，白天昼夜不眨眼，麦子地火一样烤人，人人嘴上冒盐碴，个个腰都直不起来，渴了，就喝河沟里水；饿了，摸块凉饼管半天。麦子收了就插秧，腰依然没有直起来的机会。工作队还时时开会逼命要抓革命，促生产，什么“法律能宽大，季节不饶人”，什么“宁掉三斤肉，绝不当落后”，讲起来朗朗上口，比唱得还好听。社员们晴天一身泥水，雨天更不要说了，小队长还时常在树下醒来，坐在地上本能的对着田里喊叫，快干，都别以为我睡着了。倒霉的是麦子收完，稻子栽好，天气就更湿热了，蚊子密布如云翻卷，白天忙农活，夜里忙打蚊子，屋里暑气闷热，在外露水渍人。老二已忝列劳动力，整天挑两个水桶，赤脚到各家各户蛆浪翻滚的茅厕挑粪水给稻子返青催苗。稻子栽下去，玉米叶子又要打，白天玉米地能热死人，只有黎明动手，谁家舍得穿衣钻露水湿重的玉米地糟蹋，玉米叶子如锯齿，沾到光光的身上就是一道血红的印子，鲁班要是先接触玉米叶子同样可以发明锯子。

秋天好受一点，累还是累，气候宜人，丰收的景象会使乡亲们莫名地兴奋。秋收结束喘息几口，吃几天轻松饭，周而复始的扒河（好听的名字叫：水利会战）又开始了。而每次这样会战结束，老二望着大堤总是暗自流泪，这不仅是劳苦的记忆，更是老二情感所致。

那年春天，大队安排老二去公社学习造什么5406固氮抗菌肥，名不见经传的老二顿时出名，有的人就黑夜去找大队书记能



不能改变决定。他们听说要有文化也很苦，就无奈放弃了。老二第一次到公社的大院子里，那里居然看不见一间草房子。老二顿生庄严。那技术三天就学会了，回来就煞有介事在山芋窖里搞起来。社员都不相信这东西真那么神，队长也不支持，最后只好撒下一堆坛坛罐罐一堆土，算了。一些眼红的人终于也不红了。

也是十三岁那年秋天，老二母亲通过表舅找到砖瓦厂的一份工作——拾泥头。虽说也是和泥土打交道，但这里有机器的声音，有电灯，泥头是从砖机上掉下来的，不是庄稼地里锄头上掉下来的泥土。那里人分九等，一等是厂长，下有各级干部，还有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计划内和计划外工，季节工，临时工，小工，正式工还有全民工和大集体工之分。老二勉强属于第九等。那个切砖坯的家伙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情，皇帝一样坐在工作台上，始终喜气洋洋地扳动着操作杆，哼着当时流行的歌曲，配合动作的强弱，嘴里叼着香烟，歪头斜眼地看着那些拉砖坯的人，根本就不在他的眼里。砖坯切过余下的泥头掉在地上，老二得及时拾起放到搅拌机里，让它再次来到皇帝面前。泥头多少由皇帝决定，有时几百斤泥头掉在地上，累得老二和泥头一样，瘫在地上，那皇帝便认真操作一会，老二就轻松一点。老二的狼狈衬托他的优越，他的恩惠充满老二的感激。对于这样的工作唯一的想头和激励，就是下班后可以到食堂买一块四两的白馍，外加几筷子炒腊菜，现在普遍叫雪里蕻。

春来冬去，又是秋风，上学的孩子，大小，活蹦乱跳地从老二干活的田头走过，三里之外就是县城，那里路是石子路，水泥路，灯是电灯，房子是瓦房，还有几栋鹤立鸡群的三层两层的楼房。县城三里之外就是农村，就是老二春种、夏锄、秋收、冬也闲不着的地方。老二望着远去的学生，上学的欲望如同烈



火。这烈火逐渐把老二烧得萎靡，母亲看出老二的心思，她知道这孩子是能念书的，不蠢。这年龄也是读书的年龄。

宁静的秋夜，月光透过小窗户斜照在老二的床上，月光的重量压得老二翻来覆去，蚊子的叫声有点淡淡的忧伤，犹如老二的情绪。读书的念头强烈地撞击着老二的心房，发出咚咚的声音，在秋夜里如沉雷，老二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是怀念朝夕相处的劳动伙伴，又向往那县城边上的学校，更担心学校是否接收。

传话人来说，等到国庆放假以后再说。

老二要去的学校初中，是戴帽子初中，即小学基础上添了两个初中班——也是中学里的老二。学校离老二已经很遥远，几年农村的生活，往日学校的感觉几近消逝，如今，学校又近了。那天老二去城里买鞋子，从那所学校走过，里面传来清脆的歌声，老二在歌声中五味杂陈地远去。

毕竟是个初中，一个以往认识的老师答应帮忙，老二就去上学了。老二是插班，按年龄和正常升级，他应该是高一了，现在他只能上初一。他坐进教室里，带进了太阳的气味和太阳染黑的皮肤以及风霜意味很浓的头发，引起城里学生一阵骚动和议论，好似来了异类。他们白色的脸蛋，白色的运动鞋，白色的衬衣，让老二心惊肉跳，真是白色恐怖，他开始后悔不该来了，完全不是往日小学校的感觉了。

紧张则出汗，虱子耐不住潮湿闷热，钻到外面乘凉，被后面张三同学发现，大惊失色如看见猛虎下山，身子挤翻后面李四的桌子，多米诺骨牌似的直到最后一排。老二无地自容。好在老师是农村出身，很快用无产阶级的感情消除了这场混乱和尴尬。

老二是七六届高中毕业生，是当代教育史最为悲壮的一代，他们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嘹亮的歌声响入云的文化大革命时入

学，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在继续时毕业，十年，中国最值得记忆的年代，当这批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已经习惯继续革命，正豪情满怀准备上山下乡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时，一个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高考制度恢复了，可老二他们的文化水平恢复不了，他们没有老三届的功底和成熟，更没有新生代的幸运和活跃，惶惑迷乱中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

三十年后，老二参加了七六届同学聚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昔日同窗，唏嘘感慨，手足无措，满头白发，满目沧桑。汇聚在已经面目皆非的母校，除了模糊的回忆全是陌生。混得好的按捺着春风得意的表情，混得不好的也要强打几分精神，同学嘛，大家要平等。实在自卑的就不来了，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范围里保持尊严。

老二回到当年的学校，首先注意的是当年的女生，她们当年如风里旗、浪里鱼一样的生动迷人，看一次可以欣慰三天，说上一句话就几乎热泪盈眶。老二唯一的优点是早到迟退，并非因为他遵守纪律，而是因为有这么些女生的存在。老二表面上不敢有什么作为，内心已经想象到了丑恶的终端。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凄美得如秋风原野中的黄花，使老二不由想起前排名叫成群的同学，正受磨难的家庭的女子那种特有的气质，忧郁而不低沉，清丽而淡雅，那形象占据了老二大脑五分之四的内存；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主角，老二记不得她名字，但记得和女生魏丽云一样的妩媚，就像天边一片饱满的白云，温馨而宁静，飘逸而舒展，可望不可及；还有黄雪秋，单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就清高优雅，名如其人，黄是菊花的嫩黄，雪是夜雪的宁静，秋是中秋的明月……那时文艺一花独放，唯有老二眼前的女生是百花盛开，鉴于当时老二的地位和形象，他只能像反革命分子一样躲在阴



暗的角落里暗暗发狠，而不敢对她们造次。

老二注意的还有黑白两道的亲密同学。黑道的，即当年不求进步，不知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只知调皮捣蛋的同学，比如饥寒交迫中，和老二一道去偷食堂牛肉差点胀死的吴奕荣，偷桃子被农民兄弟追至跳河差点淹死的张刚，喜欢听老二讲荤故事的吴建刚、陈建。这些城里学生惊叹老二怎么知道那么多荤故事。其实他们没有农村的生活经历，农村的闭塞、贫穷，物质生活少荤腥，精神生活就多一点荤腥，这不要钱买，所以，丰富的荤故事，以及青纱帐里耳闻目睹的荤动作使老二受益匪浅地在城里同学面前有了地位。城里同学闻之如恍然大悟，如茅塞顿开，他们成了老二忠实的听众。讲到男女精彩处，小子们个个有了反应，薄衣单裤，个个不敢立正，明明打上课铃了，老师都进教室了，张刚还脸色发呆地坐那儿说是预备铃。这时老二最得意，终于看到城里孩子的丑陋和猥琐。老二已经适应过多次，自然有了控制力，故意催他们赶快进教室，他们却还在尴尬地等待……他们把这种行为说成“打伞”。女同学惊异，没下雨打什么伞？三十年后谜底揭开，吴晓芳骂老二不要脸。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其他也就没什么作为了，这就是三十年后同学的聚会。

白道当然是谢波同学，说他不是因为他在省政府有一席之地，是因为老二至今没有堕落到与他有密切关系。从初中开始，他是老二的学习小组组长，同学们把作业本交给他，他把每一本整整齐齐理好再交给上级，当时的数学作业都是传抄，抄到最后已经驴头不对马嘴，连最严肃的老师都能气笑了。一班只有谢波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他小老二两岁，也是来自农村，但比老二懂事，比老二整洁都不止十倍。是他第一个把老二指向革命道路，要老二听党的话，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并从具体的小事来帮助老二，规范老二的言行，把老二朝共青团里拉，眼看就要通



过，老二不经意又出错，课堂上一句话把老师气走了。这时，谢波便十分伤感，恨铁不成钢，但他一直那么耐心，希望老二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他对老二的关心和期望直到今天，一直是无私的。他没当上兵，却考上了大学，他勤奋，严谨，认真的品质老二以为楷模。

老二在这里度过一年多时间，到了另一所中学的高中部。值得记忆的小农场是老二高中时间精彩的篇章。

三十年后，老二来看当年的小农场。那时老二他们就是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锻炼红心，磨砺斗志，以便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可惜老二鼠目寸光，没有远大理想，只为眼下一时快乐，没有获得天降大任的殊荣。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尽管老二的同学一部分来自农村，小农场还是要去的。学校规定每一个班都必须经过这次考验。然后老师就会在毕业鉴定上写道，该同学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抵制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热爱劳动，埋头苦干……

劳动之余，班长带领老二他们学马列，学了一学期，几个混蛋居然不知马克思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人，还说和我们小马庄的马克华是弟兄吧。一向严肃的班长也被气笑了。说实话，马克思的那些文章老二他们当时根本就看不懂，现在就更不懂了。

班长和几位组长是班主任老师的耳目和爪牙，拥有很大权利，老师就听他们的，同学中落后分子的一言一行都会很快传到老师那里，每当老师开班会，落后分子就对所犯言行供认不讳，因为老师如同亲眼看见。这时的老二心惊肉跳，头脑一热，写了一个小戏，在班上演出，名声大震。当时班上分积极要求进步的一方和自甘落后的一方，进步一方争取老二，找老二谈心，要老



二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觉悟，争取早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落后一方骂老二是叛徒。老二心里明白，他们都没小瞧我老二，都离不开我。而老二的天性也决定老二就得这样，批评与表扬平分秋色，进步与落后不分上下。好事干得闻名全校，光彩全班，坏事干得同样精彩。老二看到同学们抢饭情景，写了长诗《锅台之战》，班长夺下交给班主任，班主任说是政治问题，要严肃处理老二，他把长诗拿到办公室，所有压抑已久的老师们笑翻了天。

小农场朔风劲吹，同学们在田野挖地，老二在温暖的教室里写剧本参加全校学期汇演。大获好评后，戏剧情绪依然，这天晚上老二见几位女同学往两个草堆夹缝中钻，知道她们是舍远求近。老二转身来到班长面前严肃地说，可能有老百姓来偷草。班长说，好，你阶级斗争觉悟还真提高了。于是拿起他夜间专用的手电筒急促朝草堆走去。灯光过去，女生惊叫提起了裤子。班长立即关了手电……

学期结束要会餐，厨师老潘说，买一头羊来杀，又实惠又便宜。问谁会杀羊，老二说我会。就被委以重任，与另外一个同学在他家牵来一只小羊。小羊和他们一路走来，嗙声叫唤，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跟在他们后边。到了小农场，老二心软了，当时自告奋勇，只是因为老二看过杀羊的过程，没有考虑到良心和勇气。眼看晚上就要吃羊，老二下不了手，僵持不下，最后一个寡言少语的同学一刀结束了小羊的生命。

会餐因一只小羊而丰盛，使当地最高领导的女儿因酒而兴奋，几个人制止不了她继续豪饮并载歌载舞，拖拉中露出了几处罕见的部位，炫目耀眼。她含糊其词要与一门当户对的男生回家，把那男生吓得脸黄，掉头逃到树林里。此事若让她父亲得知肯定不好，于是师生全力帮她醒酒。班长用政治思想教育她，她

不听。老师沮丧地说，还是拿醋来给她喝吧。

不久，几个同学参军了，他们像王子一样和全班同学合影，大家都笑哈哈的，老二心里很难受，他多么想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啊！这个奢想竟然成了老二一辈子的遗憾。

高二暑假之前，学校如秋后的田野一样荒凉，老二没有参加毕业典礼，落荒而逃，回家了。在校期间，他终于获得预备团员资格——还是团组织中的老二。



老二又回到农村



城里知青到农村叫下放，享受很多待遇；老二到农村叫回乡知青，跟原来一样，重操旧业，还是农民，还是老二。

学校一旦摆脱天真浪漫的稚气和天性，那就是囚笼。同学之间以父母为标准划出了等级，贫富贵贱。在农村，老二无论怎样，也没有人敢小瞧，他算是这里的最高知识分子，在同类中是鹤立鸡群的。庄上人也有耳闻，老二在学校非同小可，是红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红人。

队长更没有小瞧他，把本队唯一高科技机器的手扶拖拉机交给他掌握。那一年，庄上不知怎么弄来一台手扶拖拉机，引起巨大轰动，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地去看新鲜。那手扶拖拉机扶手上还扎着红绸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刺眼。观看的人不敢靠近，不光刺眼，还有几个干部在把守。

在谁来驾驶手扶拖拉机的问题上，大队党支部进行了反复慎重的研究，开了几次会，摆条件，讲理由，最后让在宣传队吹笛子的杨大嘴和高中刚毕业的蒋福明担任驾驶员。这两个家庭出生好，都是贫农，在庄上口碑好，老实憨厚能干。老书记一一找他们谈话，千叮咛万嘱咐，天降大任似的。他们连夜都写了保证书，于是，老书记郑重地把手扶拖拉机摇把和工具箱上钥匙交给他俩。

手扶拖拉机先是摆在花庄场上，发动起来，在那里空转，据



说是磨合期，轰轰隆隆响了好几天，不时有人来看热闹，本庄的、外村的都有。那两个驾驶员看来激动期还没过，脸还是红得矜持，不时煞有介事地擦着机体，擦得一尘不染。不久，手扶拖拉机磨合了，开始使用，先耕地，两铧犁，油门一加，不说是牛，马也没这么快。就在大伙叫好声中，手扶拖拉机犯了脾气，一头栽进田头沟里，他们技术还不熟练，可把老书记心疼死了，抚摸着油箱，说，怎么回事呢，还有这么宽路呢。杨大嘴说，转向把有毛病，不听使唤。老书记说，那赶紧去县农具厂请潘师傅。

潘师傅更牛逼，不仅会开拖拉机，还会修拖拉机，听说还造过一台拖拉机（实际上是组装）。他来了，老书记不时地递烟，会计骑车子去城里买菜，打酒。本来该先问伤人没有，来人却先问机子伤得怎么样。大嘴有点伤感。好在手扶拖拉机尽管翻车、甩头是习惯动作，但轻易伤不到人。真不知设计师是用的什么绝招。

那杨、蒋两个先后改行，老二成了第二代手扶拖拉机手，手扶拖拉机虽说拖拉机里的老二，但毕竟不是牛车，质的变化啊，这是多少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的人多年没有说到老婆，手扶拖拉机摇把刚摸三天就有人来说媒提亲了。队长并不偏心，亲戚朋友，表叔二大爷都找过他，可这不是一般的工作，你要有高中文化你就开，这是硬杠子。所以当时不少人以为老二前途无量。

收稻季节，老二坐在驾驶台上，前后围着几个劳动力听他指挥，装车卸车。他只负责油门一加，拉动离合器，拨一下变速杆就开路，发动机子算是累活，可几个劳动力都争着抢摇把。他们看到，驾驶员的地位，仅次于队长。

那天，秋阳在傍晚时突然明亮起来，田野里一切都金光耀眼，仿佛马上就要燃烧，风也不吹，鸟也不飞，树也不摇，一切